

復仇故事叢編



復仇故事叢編編輯大意

本編以激發民衆愛國的情緒，提起民族自強精神爲宗旨。

，本編取材的範圍，以關於爲國家民族復仇雪恥的史實，足爲國民楷模者爲限，其他私人間的報復行爲，概不選入。

，本編的編製係小說體裁，全用淺顯的語體文，以期普及。

，古今中外關於這類的故事極多，因爲時間的關係，祇能輯其重要者以餉讀者。

還我失地

——曹沫劫齊桓公返侵地的故事——

話說春秋時魯國有位大將，叫做曹沫；因他有一身很好的武藝，魯莊公又是個愛好武事的人，所以用他爲魯將。後來齊魯戰事發生，魯國的統帥，便是曹沫。可是他一出馬就不利，接連敗了三次，使得魯國全國震恐。魯莊公更駭得不得了，乃遣人去齊講和，將遂邑那塊地方割讓給齊國，才得了事。

曹沫雖說是個敗兵之將，可是莊公仍是照樣的信任他，大將的職權，仍歸他掌管。這樣的殊遇，轉使他萬分的不安。他以爲國土寸地，萬不可輕易讓人；今魯國偌大的土地，竟在他的手裏喪失，實是死有餘辜。但莊公不但不殺他，而且仍舊重用他，這是多麼令人慚愧的一回事。於是他就立下了報仇雪恥的決心，無時不以恢復國土爲己任。

後來，齊桓公與魯莊公約定在柯地會盟，曹沫也一道兒隨莊公前去參加。當着桓公與莊公正在壇上定盟的時候，曹沫忽地上壇，取出匕首，來脅迫桓公。桓公左右的人，

恐怕他傷害桓公，都屏聲息氣的，沒有一個敢出來制止他。桓公很惶恐的問道：『你要怎樣？』曹沫不遲疑的厲聲答道：『齊強而魯弱，所以你們大國時常來侵陵魯國，我們實在不能容忍了。如今魯國的都城已經破壞，勢不得不向齊國追回被奪去的一切權益，請大王從速考慮吧！』桓公在這個緊急的關頭，只得答應道：『從前齊國所取得魯國的土地，可以通通歸還魯國。』桓公說完了這話之後，曹沫見目的已達，才把他手中的匕首放開，從容的走下壇去，仍回歸原位坐着。他的顏色一點也不變，仍侃侃而談，好像行所無事一般。

事後，桓公很是怨恨曹沫，想不承認這回事。當時齊國有位臣子叫做管仲的，就勸桓公道：『背約是不可的。大王要知道，爲人君的若是貪圖小利而只顧一己之私，就會失信於諸侯，而失去天下的擁護，那是很不上算的。依臣的愚見，還是實踐大王的諾言，將土地歸還魯國。』桓公見管仲所言，甚是有理，即將以前所割得魯國的土地，歸還魯國。於是曹沫三次戰敗所喪失的國土，至此通通恢復了。

三年之後

——夫差報越仇的故事——

話說春秋時吳王闔閭，自從戰勝了楚國之後，國威大振，遠近的諸侯，都畏懼起來。那時闔閭年紀已老，急想征服越國；因越國從前趁着吳國伐楚國，後防空虛的時候，曾舉兵襲擊過吳國，所以他老是懷恨越國。

不久，越王允常死了，太子勾踐繼立爲王，闔閭遂乘了喪事去伐越，帶了精兵三萬，深入越境。越王勾踐亦親自率兵來抵禦。越王見了吳軍甚是嚴整，不易取勝，因先挑選敢死隊前去擾亂他的陣線。去了兩次，都被吳軍捉住，吳軍的隊伍仍是不亂。又再使一批罪犯排成三行，各以刀劍放在頭頂上，直奔吳軍陣前說道：『吳越兩國用兵，我輩干犯了旗鼓，來到君王的陣前，不敢逃避刑戮，容我們死在貴軍之前吧！』話說完了之後，就各自刎頸而死。吳國的兵士見了很是詫異，皆集中目光來觀看，越王乘其不備，即驅三軍猛攻過去，遂大敗軍吳於檣李，並射傷了闔閭的足趾，吳軍遂節節敗退。到了

徑地，闔閭的傷勢突然加重。他臨死的時候，對他的兒子夫差說道：『你別忘記了勾踐殺父之仇啊！』

闔閭死後，夫差繼位。他對他父親的慘死，不消說是萬分的傷感，而對他父親臨終時那句沉痛的遺言，尤給他一個永遠難忘的紀念。他派侍者數人，輪流立在宮庭的前面，當着夫差每日出入的時候，必令那位侍者高呼他的名字說道：『夫差！你忘記了勾踐殺掉你的父親沒有？』夫差必沉痛地答道：『不敢忘！三年之後，必報越仇！』天天如此，未嘗稍懈。同時即勵精圖治，積極整頓軍備，命子胥，伯嚭二人，在太湖練習水師，並設立射棚，教士卒習戰射。真是日夜準備，無時不以報越爲念。

自從闔閭逝世後，光陰荏苒，又快到三年了。一日，夫差與子胥，伯嚭商議伐越，並詢問軍備的情形。子胥答道：『臣奉命訓練軍旅，已經很久，可以一戰了。』夫差聞言大喜，只等三年期滿，除了喪服，就要與師去伐越。

勾踐聽說吳王準備已好，即將來報父仇，他想「先發制人」，遂毅然與師先伐吳國。吳王接着警報，遂趕急傳命國中，選了精兵五萬人，使子胥爲大將，伯嚭副之，分

乘着大戰艦，浩浩蕩蕩，從太湖水道迎頭攻去。這回吳王亦親自出馬，在船頭立着，擊鼓督戰，將士見了更是勇氣百倍。越軍素乏訓練，早已聞風喪胆了。當兩軍初次交戰，越軍就已失利，加以驀然北風大起，波濤洶湧，吳軍便乘風鼓帆，奮力前衝，箭如飛蝗般的射去，一時喊殺聲震動了全湖的空氣。越軍迎風應戰，愈是抵敵不住，勉強支持，廝殺了一陣，即紛紛退却。最後在太湖中的夫椒山上一戰，更給吳軍打得大敗，碧血染遍了湖水，屍體堆滿了椒山，越軍死傷，不計其數。吳軍乘勝，遂入越境。這時越軍已一敗塗地，潰不成軍，勾踐只得自率殘卒五千人，跑回越境的會稽山保守着。吳軍又追到他團團圍住。越王不得已，乃派大夫文種卑辭厚幣，往吳軍營裏求和。中間經了許多的周折，求得太宰嚭的幫助，吳王才允許講和，赦了勾踐的罪。令他一面爲吳國的臣屬，一面仍管理越國國政。

吳王所日夜不忘的檣李之仇，到如今剛剛三個年頭，算是如願報復了。

臥薪嘗胆

——勾踐報吳仇的故事——

勾踐自他父親死後，繼承王位，快快到了三年。他聽說吳王夫差日夜訓練兵卒，積極準備報復越國，使他感覺萬分的危懼不安，便想先發制吳，趕早去討伐，以除後患。他的臣子范蠡聽了這個計畫，認爲兵凶戰危，無故去侵犯人家，不獨違反道德，爲上天所不許，而且對於自己也是很不利。所以極力的勸阻他。可是越王的成見很深，決定要先行下手，給吳國一個措手不及，所以遂大舉興師去伐吳國。

吳王聽了這個消息，遂趕急傳命國中，即日動員，徵調國中所有的精兵，由太湖出發，去迎擊越國。在夫椒山地方把越軍打得大敗，便乘勝長驅直入越境。越王既戰敗兵潰，遂匆匆的率領殘兵五千人，趕快退回越境的一座會稽山保守着，以圖再舉抗吳。可是吳軍的大隊人馬又隨後追來，把他圍得水洩不通。眼看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，越王很是焦急慚愧，因對范蠡說道：『皆因不聽你的話，所以弄到這步田地，你還有什麼辦法』

可想？』范蠡道：『天道雖盈，不會溢出，所以人君要持盈保滿，就應取法那天道；人道是以謙卑爲貴，所以人君要挽救危亡，就應取法那人道；地道，到了春時才生長萬物，所以人君要待時而動，就應取法那地道。如今大王欲救危亡，非取法牠們不可。爲今之計，只有派人多帶些禮物送去獻給吳王，很謙卑於向他求和，若不許的話，大王就親身去臣事吳王，亦不要緊的。』勾踐嘆口氣道：『事已至此，更無他策，只好依照你的計劃了。』

越王因此派大夫文種，往吳軍講和。文種屈膝而行，到了吳王的前面頓首說道：『亡國之臣勾踐，特使小臣種，來敬告大王：勾踐願身爲大王的臣，妻作大王的妾，請大王許他講和！』吳王聽了這一番恭順的話，便要允許他。當時吳臣子胥在旁，認爲這是將來的大禍，絕對不能允許的，立加諫阻道：『如今上天正以越國賜給吳國，大王千萬不要允他的請求！』吳王聽了，遂陡然變了強硬的態度，不允文種的請求。

和議既不成功，文種遂匆匆的告辭而歸，報告勾踐。勾踐見和議前途已經絕望，想把妻子殺掉，跟吳國決一死戰。文種認爲這種辦法對於越國的前途很危險，極力勸止他

道：『吳有個太宰叫伯嚭，其人貪財好色，我們可以用財色去誘惑他。臣請爲大王私行去遊說此人，求他在吳王面前暗中疏解，和議便可成功。』於是勾踐卽命挑選美女八人，叫他們裝扮得如花似玉；另外又拿出白璧十雙，黃金千鎰，一塊兒交給文種，叫他趁着夜裏去送給伯嚭。文種既到太宰營裏，伯嚭初想拒絕不見，後使人探其來狀，方知帶有許多禮物來進獻，才傳令將他叫入。伯嚭箕倨的坐着，狀甚傲慢。文種跪在他的面前說道：『寡君勾踐，年幼無知，不能善事大國，以致得罪吳王，今雖悔恨，已無及了。寡君夫婦，願終身爲吳王的臣妾，無奈吳王不允許。素仰太宰功德巍巍，吳王對太宰，言無不聽，計無不從。寡君特使下臣來懇求太宰，借重一言，赦了寡君的罪過。這點區區的薄物，聊當進見的禮物，請太宰哂留！』言畢，卽雙手將所獻的禮單呈上。伯嚭突然現出怒容道：『越國破滅，就在眼前，滅了越國之後，凡是越國所有的寶物，何愁不歸於吳？你想拿這點區區的東西來誘我嗎？』文種便說道：『越兵雖然失敗了，可是在會稽山保守着的，還有精兵五千人，很可以一戰；假如戰而不勝的話，必將庫藏裏的寶物焚掉，逃竄到異國去，再圖舉事。那末，越國寶物，怎遽爲吳國所有的道理？就使吳國能

完全得着越國的寶物，亦將大半歸於吳宮，太宰和諸將士，也不過分潤一點罷了。如果仰仗太宰鼎力，而和議成功，寡君雖身事吳王，實則傾心太宰。春秋有所貢獻，未入吳宮，當先送宰府；這樣，太宰不是可以獨得全越之利了嗎？。』這一席話正中太宰心懷，說得伯嚭笑逐顏開。文種又指單上所開的美女八名說道：『這些都是出於越宮的，民間還有較此更美的。寡君若是能生還越國，當盡力去搜求，以獻太宰。伯嚭起立道：『我知道了。明天，我引你去見吳王。』遂將所獻的東西收下，把文種留宿營中。

第二天，伯嚭遂偕同文種來見夫差。文種頓首說道：『願大王赦免勾踐，寡君夫婦願爲臣妾，並舉越國寶貨奉之大王。倘若不幸的話，逼得勾踐殺死妻子，焚掉寶物，將那五千人，與大王決一死戰，大王能保一點兒不受損傷嗎？』伯嚭也從旁勸道：『越王既願臣服了，可以把他赦宥，而且這是對於國家有利益的。』夫差問文種道：『你君夫婦既願爲寡人臣妾，能不能隨寡人到吳國去呢？』文種道：『既然願爲大王的臣妾，生死亦在大王的手裏，敢不來服事大王嗎？』伯嚭道：『勾踐夫婦，既願去吳國，是表面上雖赦了越國，實際已取了越國，大王還有甚麼不可呢？』吳王因此便允許與越國講

和。

子胥知道這個消息，即入見吳王問道：『大王已答應越國講和了嗎？』吳王道：『是的。』子胥連聲道：『不可！不可！越與吳爲隣，勢不兩立；現在若不把越滅掉，將來必定要後悔的。大王要曉得，勾踐是賢君，種蠡是良臣，若將他們赦回國去，遲早必定要生事的。』可是夫差此時已經爲伯嚭的話所惑，竟不聽信子胥的忠言，反說道：『寡人已經允許越國求和，相國請退！』子胥忿忿的走出，祇是嘆息不止。他私向大夫王孫確說道：『越國從今日起，以十年之期來生聚，再加以十年的教訓，那末，到了二十年之後，越必加兵於吳，吳國的宮室園囿，將來恐怕完全會變作池沼呢！』

吳既許越求和，就陸續將大軍撤回，並限定越王在是年五月中旬入吳。文種即刻歸報越王。越王聽了，不覺下淚。文種道：『五月之期不遠，大王宜從速返都料理國事，不必徒作無益的悲哀。』勾踐回到越都，看見城廓依然如舊，可是市井却現出異樣的蕭條，使得他感到萬分的慚愧和悲傷。隨即出一道布告，通告國人：『寡人德薄能鮮，不幸與吳國結仇，使得民衆們遭受流離轉徙的痛苦，這都是寡人的錯誤，今而後當決心改

悔，以增進大家的幸福。』越王一面布置國事，想用范蠡代他守國。范蠡道：『關於兵甲的事務，文種固不及蠡；但是關於治國安民的事務，蠡又不如文種。這種守國的責任，還是請大王付給文種吧。』於是越王將國政委托文種，一面趕急整頓行裝，收拾了許多珍奇寶物，又在各處選得美女數百，並命范蠡隨駕至吳。到了五月的期限，君臣一行人等，遂起程入吳。羣臣亦設宴爲王等餞行，一直送到浙江之上，在那臨別的當兒，君臣都痛哭流涕，好不悽慘！

越王既入吳界，便派范蠡帶些寶物和美女先往吳山去見伯嚭。嚭問道：『文大夫何以不來？』蠡道：『他替我主守土，所以不能前來侍候。』嚭遂隨着范蠡來見越王，越王深深感謝他覆庇的大德，說了一些報恩的話。伯嚭亦一力担保，許他將來可以返國。越王因此乃稍稍安心。伯嚭再將越王一行人等引見吳王。越王伏在階前，夫人亦跟着伏在後面。范蠡遂將所獻的禮單呈上。越王再拜頓首道：『東海的罪臣勾踐，不自量力，侵犯大王邊境，蒙赦其罪戾，容我來執洒掃之役，得保賤命，委實萬分感激。謹謝大王的大恩！』夫差道：『寡人若念先人之仇。你是活不了的！』勾踐復頓首道：『臣實該

死，總求大王垂憐！」夫差收下了貢獻的寶物，隨即命人在閭閻墓旁築一石室，將越王夫婦貶在那裏居住。把他原來的衣冠脫下，穿上囚服，叫他掌管那養馬的賤役。吳王每駕車出遊，勾踐則握着馬鞭，蓬首垢面，在車前步行引導前進。一般吳國人看見了，都用手指道：「這就是越王！」勾踐聽了，只是低頭無語。

勾踐夫婦自入吳身居石室以來，光陰易過，整整又是兩個年頭了。范蠡每天到晚都在他們旁邊侍候着，寸步未嘗離過。越王斬草喂馬，夫人汲水洒灑，范蠡打柴燒飯，三人雖說勞頓不堪，現出憔悴的面容，仍是整日的工作，不稍懈怠。夫差有時使人來窺探，見他們君臣終日勞苦，沒有一點兒怨色。使者回告，夫差遂亦不疑勾踐再有什麼野心了。

勾踐像這樣的隱忍屈辱，親操奴隸的賤役，真是能爲人之所不能爲，不獨消滅了吳王的疑嫉，而且使他對他的征服反生憐憫之念了。加以伯嚭時常在吳王面前盛稱勾踐的美德，極力勸吳王棄仇釋怨，放了勾踐。於是不到三年，吳王就把越王赦了回國。

勾踐回至浙江，望見故國的山河，似乎另有一種氣象，好比從黑暗裏望見了光明一

般，不覺感慨道：『自從昔年去國的時候，以爲從此與越國長別，將永遠葬身異國；誰知尙能歸還故土，得奉先人的宗祠，這要算是不幸之幸了！』言罷，與夫人相對痛哭，左右的人，亦皆感動流涕。又對范蠡道：『因爲寡人失德，以至於失國，假如沒有相國及諸大夫的幫助，那能有今日？』蠡答道：『這是大王的福分，並非臣等的功勞；祇望大王把會稽之恥，時時放在心裏，那末，越國一定可以興起，吳仇也自然可以報復了。』

勾踐自返國後，很是刻苦自勵，日夜都在計劃着報復吳國。他爲警惕自己起見，臥在柴薪之上，并將豬的膽囊懸在他的坐位旁邊，當他坐臥飲食的時候，都要仰首嘗牠一下，並說道：『你忘却會稽的恥辱沒有？』時時如此，以自警惕。他想以身作則，爲民提倡，所以他親身去耕作，夫人亦親自織布，三餐不用肉食，衣服不服彩色。而且禮賢下士，厚待賓客，救濟貧窮，弔卹死亡，處處都與民同甘共苦。又令國中的壯男不要娶老婦，老者不要娶少女；女的到了十七歲尙不嫁人，和男的到了二十歲尙不娶妻，他們的父母都要受處罰的。自此以後，國中的生殖率，大大的增進了。又因越王撫愛人民的結果，差不多有一年未收過稅，不特人民皆豐衣足食，而且都積有三年的糧食。至此，個

個皆同仇敵愾，爭欲爲國家報仇。

在這個積極準備報仇的當中，越國有一位大夫名叫逢同的勸越王道：『國家新遭覆亡，剛纔恢復原狀，假若我們就大事張皇，準備一切，必定會引起吳國的害怕，將對我國有所不利。你看那驚鳥攫取食物，必先藏着牠的形迹；如今我們越國亦應深自斂迹才是。聽說現在吳國將對齊晉用兵，並且與楚結有深仇。牠的聲名又赫赫不可一世，這樣德澤少而武功多，吳王必定會心滿意驕的。以臣的愚計，我們不如與齊結好，親近楚國，依附着晉國，而同時又恭事吳國，那末，吳國將愈是矜驕自滿，而輕視戰備了。我既結有與國，如果一旦三國去攻吳國的話，我就可以乘機去伐牠，必定可以操勝算的。』勾踐聽了這一番話，點頭稱善，真個依計而行。

又過了兩年，吳王將準備伐齊，子胥便諫道：『臣聞勾踐在國，刻苦自勵，他又能與百姓共甘苦，此人若不消滅，將來必是吳國的大患。吳之有越，好比腹心之疾；齊之於吳，不過是皮膚之病。願大王舍齊而先伐越！』吳王畢竟不聽子胥的話，遂大舉伐齊，敗齊軍於艾陵，並擄了國子和高子而還。吳王得勝，因而責讓子胥。子胥道：『大王